

· 海外中医 ·

中医药在尼泊尔的传播历史、现状及启示

陈诗韵¹, 李 崧², 陈 战³

(¹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 济南 250355; ² 山东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济南 250355; ³ 山东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 济南 250355)

摘 要: 中医药在尼泊尔的传播是中国与尼泊尔医学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顾中医药在尼泊尔的发展历史, 分析当前尼泊尔中医药行业的发展状况, 对促进中医药国际传播、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中尼两国在医学交流方面一直往来密切。中尼建交以来, 中医药在尼泊尔持续发展, 尼泊尔在开展中医针灸教育、制定中医政策与法规、设立中医医疗机构等方面都取得积极进展。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中尼双方的中医药交流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越来越多的中尼医学院校相互派遣留学生进行学习交流, 开展科研与教育合作。中医诊疗的持续推广促进了中尼双方的医药合作, 进一步增强了尼泊尔民众对中医药的认可。

关键词: 中医药; 尼泊尔; 医学史; 国际传播

DOI: 10.16307/j.1673-6281.2023.03.008

中图分类号: R2-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281(2023)03-0263-10

History, Current Statu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Nepal

CHEN Shiyun¹, LI Song², CHEN Zhan³

¹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 ²Shandong University of TCM Library, Jinan 250355, China; ³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

【 Abstract 】 The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 Nepa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edic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Nepal. It is thu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view the history of TCM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of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in Nepal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TCM and develop foreig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China and Nepal have always been in close relation in terms of medical exchange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Nepal, TCM has continued to grow in Nepal. Nepal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developing TCM acupuncture education, enacting TCM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nd establishing TCM medical institutions.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CM exchanges between two countries

【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BSS065);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20CLYJ68); 山东中医药大学青年科研创新团队项目 (社会科学类) (2020-001)

【 第一作者 】 陈诗韵 (ORCID: 0000-0002-9065-2533), 硕士生, E-mail: 1124789015@qq.com

【 通信作者 】 陈战 (ORCID: 0000-0002-3772-4438), 教授, E-mail: marschenzhan@126.com

are facing a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to develop. Increasing medical universities from both countries are send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study and communicate, and are cooperating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CM practice has boosted the medic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Nepal and further enhanced the acceptance of TCM by Nepal citizens.

【Key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epal; Medical History;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Nepal, 简称尼泊尔), 位于南亚东北部, 与中国和印度接壤。作为亚洲古国之一, 尼泊尔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种姓、多语言国家, 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尼泊尔有约 2 660 万人口, 官方语言是尼泊尔语, 英语为其通用语言之一。中国与尼泊尔的医药交往已有上千年历史, 中国长期向尼泊尔派遣医疗队, 提供中医诊疗帮助, 传播中医药文化, 受到尼泊尔政府和民众的认可和支持^[1]。深入研究中医药在尼泊尔的传播和发展历史, 分析其历史特点和规律, 可以史为鉴, 探索中医药在“一带一路”沿线传播的策略和途径, 有助于更好地展示和传播中医药, 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加快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

一、中医药在尼泊尔的早期发展

中医药最初以针灸的形式在尼泊尔传播。公元前 6 世纪, “针灸”一词就出现在印度医学经典著作《妙闻集》(*Suśruta Samhitā*) 中, 该书记载了与中医针灸腧穴类似的 100 多个重要穴位, 具有较高的医学价值^[1]。尼泊尔医学深受印度阿育吠陀医学的影响, 并将《妙闻集》作为本国医学的教科书。该书对尼泊尔的医学发展起到了较强的推动作用, 为促进尼泊尔社会认识和了解中医针灸提供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的史料, 也为后来中医其他诊疗技术、中药材、方剂的传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唐朝时期, 尼泊尔 (时称泥婆罗国) 与中国在中药材方面有所往来。《唐会要》记载: “泥婆罗国……二十一年遣使献波稜菜、浑提葱。”^[2]《北户录·薤菜》记载: “国初建达国献佛土菜……泥婆罗国献波稜菜, 类红蓝, 实似蒺藜, 火熟之能益食味。”^[3]《对山医话》记载: “按蔬品惟蒜、胡荽、苜蓿, 汉时得之西域。唐贞观中泥婆罗国, 又献波稜菜、浑提葱, 至今传种不绝。”^[4]其中提到的“波稜菜”“波稜菜”均为如今的“菠菜”。正所谓药食同源, 菠菜可祛除肠胃热, 疏通血脉, 开胸下气。《旧唐书·西戎传·泥婆罗》记载: “泥婆罗国, 在吐蕃西……其王那陵提婆, 身著真珠、玻璃、车渠、珊瑚、琥珀、璆珞, 耳垂金钩玉槌, 佩宝装伏突, 坐狮子床, 其堂内散花燃香。”^[5]其中“真珠”通“珍珠”, 具有安神定惊、明目退翳、清热解毒等功效; “琥珀”具有镇静安神、散瘀止血、利水通淋等功效; “燃香”指点燃各种香料, 能产生良好的药用效果。以上 3 种均属于中药材的范围。与中国一样, 尼泊尔也有使用矿物药和香药的习惯。正是由于这种共通性, 中尼双方能更加容易冲破文化和医学壁垒, 彼此理解, 相互影响, 也为后来尼泊尔持续接纳和使用中药材打下坚实的基础。

北宋医家王惟一精于针灸, 于天圣五年 (1027) 设计铜人模型。针灸铜人标明了腧穴的精确位置, 便于医者明晰经络, 临证取穴, 为历代统治者重视。《元史·阿尼哥传》记载, 中统元年 (1260) 尼泊尔选匠百人奉命在吐蕃建造黄金塔, 两年建成。元世祖忽必烈“命取明堂针灸铜像示之……岁久阙坏”^[6], 亟须修缮, 并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修复铜人。至元二年 (1265) 修复完成, “关鬲脉络皆备, 金工叹其天巧”^[6], 这说明当时尼泊尔工匠对中医针灸、腧穴方面的知识有较深的认识, 并能结合其高超的铸金技术精准修复针灸铜人。

清朝乾隆年间, 藏地与尼泊尔之间的经贸往来频繁, 经济交往促进了医学交流的开展。藏医药材不断

输送到尼泊尔，并得到当地社会的欢迎和认可。藏医药作为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对尼泊尔的医学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在 18 世纪尼泊尔廓尔喀王朝时期，清政府“为求西藏永远安乐计”^[7]，允许尼泊尔商人每年来华 3 次。当时，藏药材作为大宗货物多次出口到尼泊尔，不仅丰富了尼泊尔的药材品种，还以其安全有效的特点获得认可。另外，藏药价格较为低廉，适合尼泊尔的经济条件和民众的消费水平，因此藏医药在尼泊尔广泛传播开来^[8]。20 世纪 20 年代，多种藏药传播至尼泊尔，为当地民众所用。例如，以坐苔为主要配方的西藏仁钦常觉丸、西藏芒觉丸；以奶制寒水石为主要配方的西藏坐珠达西。这些藏药均有清热解毒、健胃、补益等功效，用于治疗肠胃疾病。又如，以麝香、珍珠、藏红花为主要配方的西藏如意宝丸，具有安神通络、活血止痛之功效，主治神经麻木、神经性肌肉萎缩等疾病；以珍珠为主要配方的西藏二十五味珍珠丸，具有安神开窍、行气活血等功效，主治中风、跌打损伤等证。上述藏药传入尼泊尔后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广泛用于治疗常见、多发疾病，可有效缓解尼泊尔民众的病痛^[9]。

尼泊尔对印度的依赖性较强，大部分当地民众信奉印度教。由于地缘关系和印度佛教传入的影响，我国西藏地区较早地接触了印度宗教文化和医学知识，同时也为藏医学走出去创造了条件。因此，印度教与佛教同源使得藏医药能够较为容易地传入尼泊尔，为后来中医药在尼泊尔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医和印度传统医学都是世界古医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以阴阳五行作为基础理论，重视“治未病”和食疗养生；印度医学讲求身体与自然的协调，强调医疗保健的重要性。二者都重视调和与平衡，强调身体与精神的和谐统一，提倡增加机体免疫力以抵御外邪侵害。尼泊尔医学理论大多源于阿育吠陀医学体系，与中医和印度医学一样，尼泊尔医学也主张遵循自然规律，提倡天人合一，不仅强调从自然界中获取天然药材，重视植物的药用价值，也关注时令和季节对人体的影响，从而达到调养身体的目的。因此，由于中医与尼泊尔医学在理论知识和思想文化方面存在相通之处，中医药更容易被尼泊尔社会所接受和认同。另外，尼泊尔医学主要采用按摩、推拿等手段诊治疾病，中医针灸、拔罐等技术的传入恰好弥补了其诊疗方法的不足。由于技术方面存在互补性，中医药能够引起尼泊尔社会的关注，中医与尼泊尔医学在不断自我完善中相互交流，共同发展。

二、中尼建交推动中医药在尼持续发展

中国与尼泊尔长期保持着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的关系。1955 年，中尼建交更是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持续向好。1956 年，中尼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10]。1961 年，中尼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关于修建公路的协定》。两次协定的签署解决了尼泊尔与中国西藏地区的历史问题，拉近了两国的交往距离^[11]，促进中尼两国关系进一步友好发展，为增进双方经贸往来以及促进藏医药、中医药在尼泊尔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大背景、大环境。双方建交后，中方不断向尼方提供基础建设、经济、医疗等方面的援助，大力推进中医针灸在尼泊尔的应用。同时，尼泊尔政府建立针灸学院培养中医诊疗人才，派遣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医药知识。尼泊尔还制定了相关行医标准，保障中医师和患者的基本权益。随着针灸临床实践的深入开展，中药方剂、中医拔罐、艾灸等也逐渐在尼泊尔得到应用，中医诊疗机构和科室不断设立，越来越多的当地民众选择中医疗法。

（一）中医针灸教育的开启

1972 年，尼泊尔派遣留学生来华学习针灸技术。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尼泊尔宣传推广针灸诊疗技术，吸引当地民众前来就诊。此后，来华学习中医的人络绎不绝，针灸也逐渐应用于尼泊尔的临床治疗中。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中国每年都帮助尼泊尔培养医务人员。尼泊尔学生通过申请中国高校的

奖助学金, 在中国中医药高校学习中医基础知识和诊疗技术, 学成归国后进行中医诊疗工作^[12]。例如, 尼泊尔中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席、尼泊尔“阿尼哥协会”副主席哈利仕·钱德拉·沙阿 (Harish Chandra Shah), 曾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了 4 年中医内科和 2 年针灸, 1984 年毕业后回到尼泊尔, 从此投身于中医事业, 他在 64 岁时依旧带领团队在位于加德满都的中医研究中心开展中医相关研究。哈利仕认为, 中医具有不可替代性, 对尼泊尔的医学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他也撰写了许多关于中医药在尼泊尔的文章, 吸引了大量渴望学习中医的学者, 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教育作用。1993 年, 尼泊尔红十字会在加德满都建立了东方治疗培训中心 (Oriental Treatment cum Training Center, 简称 OTTC), 这是在尼泊尔提供针灸课程的首创机构, 也是最早的针灸学院, 标志着尼泊尔迈出了主动发展中医教育的第一步^[1]。

(二) 中医政策与法规的初步制定

与中医诊疗技术在尼泊尔的快速发展相比, 中医药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显得相对缓慢。随着越来越多的尼泊尔民众开始认可并接受中医诊疗技术, 行业管理难度也随之增加。为此, 尼泊尔政府开始着手制定中医药相关法律和政策, 促进中医药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1980 年, 尼泊尔卫生部成立“传统医药中心”, 负责制定针灸相关政策法规。卫生部规定, 成立针灸协会或组织需要向“传统医药中心”提交申请, 审核批准后方可成立。另外, 针灸协会与提供针灸服务的私营企业或个人均属于服务业范畴。因此, 针灸协会或组织的成立, 还需要获得尼泊尔“工业部公司注册办公室”的批准。1999 年, 尼泊尔健康专业委员会成立, 隶属于尼泊尔健康与人口发展部, 负责包括针灸师在内的医务工作者的资格注册。尼泊尔针灸师需要到健康专业委员会进行注册后, 方可行医。2001 年 5 月, 中尼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王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尼泊尔政府鼓励外资企业, 特别是中国企业, 对尼泊尔中医药行业进行投资, 同时给予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医药行业优待政策。此次协定加强了尼泊尔与中国在中医药行业的合作^[13]。近年来, 尼泊尔各政府部门制定的一系列中医临床治疗标准, 有利于维护行业规范, 保障中医师和患者的合法权益^[1]。

(三) 中医诊疗机构与科室的建立

1. 阿育吠陀医院

阿育吠陀医院 (Ayurveda Hospital) 位于加德满都, 是尼泊尔最古老的传统医药医院之一, 已有数百年历史。1990 年开设针灸部, 为患者提供中医针灸治疗。该医院的针灸医师平均每天治疗 30 名患者。针灸治疗费用较低, 折合人民币大约一周花费 60 元^[14]。

2. 中尼联合医院

中尼联合医院位于加德满都, 成立于 1992 年, 是一所由中国与尼泊尔合资开办的中西医结合医院。该院有多名中医师, 不仅为患者开具中成药, 还为患者提供针灸等中医诊疗服务。同时, 医生们也会结合西方现代医学技术为患者诊疗^[15]。该医院每天的门诊患者约 90 人, 其中近一半的患者愿意接受针灸、推拿或拔火罐治疗^[16]。

3. 尼泊尔警察医院

尼泊尔警察医院 (Nepal Police Hospital) 位于加德满都, 一直由尼泊尔政府承担医院的所有运营费用。1995 年, 尼泊尔民政部在此医院设立了针灸部, 为患者提供中医诊疗服务^[17]。

4. B. P. 柯伊拉腊纪念肿瘤医院

B.P. 柯伊拉腊纪念肿瘤医院 (B. P. Koirala Memorial Cancer Hospital) 由中国政府于 1998 年援建, 位于尼南部巴拉普尔市, 目前已发展成为尼泊尔最大的癌症诊治中心。该医院设有中医科, 医疗专家均由中方选派, 运用针灸、拔罐、理疗等诊治患者^[18]。2022 年 6 月, 中国第 14 批援尼泊尔医疗队到达该医院。此批医疗队由 17 人组成, 涉及针灸、骨伤科、中医科等 10 余个科室。截至 2023 年 1 月底, 该医院中医诊治人数达 6 553 人次。医疗队将中医正骨技术带到医院, 同时开展中医治疗肿瘤癌痛。另外, 医疗队与加德满都大学孔子学院和杜力克医院进行中医药交流, 接收中医进修人员, 并进行中医基础知识和技能培训^[19-20]。

5. 加德满都针灸按摩服务中心

加德满都针灸按摩服务中心 (Kathmandu Acupuncture and Acupressure Service Centre) 成立于 2001 年, 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创始人阿南达 (Ananda K.C.) 博士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 已经从事针灸相关工作 20 余年, 能提供专业的教学指导和诊疗服务^[21]。该中心主要采用针灸、穴位按摩和艾灸等手段为患者诊治神经系统疾病、肌肉骨骼疾病和肠胃疾病等, 有数名针灸师可为患者提供针灸治疗服务。

6. 尼泊尔中华医院

尼泊尔中华医院 (China Hospital Nepal) 成立于 2008 年, 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医院设有中医内科、外科、妇科、骨科等科室, 主要采用针灸、推拿、拔罐等传统中医治疗手段为患者进行诊治, 每年前来诊治的患者约 4 万人次。近年来, 尼泊尔中华医院通过广告、电视节目、广播等多种形式宣传中医药, 吸引尼泊尔患者前来就医。同时, 就诊过的患者纷纷奔走相告, 向尼泊尔社会传递真实的就医感受^[22]。贾青良院长计划对该医院进行高端化改造, 吸引高端人群就医, 使这类人群从选择去印度或美国接受西医诊疗转向在尼泊尔寻求中医救治。

7. 安纳普尔纳神经外科与多学科联合研究所

安纳普尔纳神经外科与多学科联合研究所 (Annapurna Neurological Institute & Allied Sciences) 成立于 2009 年, 以神经外科疾病治疗为主, 聘请了 2 位针灸医师治疗中风后遗症、偏瘫、面瘫等疾病, 效果良好。每天针灸治疗患者达 30 ~ 40 人次。医院院长巴桑特·潘特 (Basant Pant) 希望中方能够派出更多中医专业人士前往尼泊尔进行医疗和教学活动^[14]。

三、“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医药在尼泊尔蓬勃发展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 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 (即“一带一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 中医药在尼泊尔的传播取得长足进展。一方面, 尼泊尔民众接受程度高。中医药价格相对低廉, 治疗效果良好。针灸、推拿、拔罐等诊疗技术可直接应用于临床, 受到民众认同和喜爱^[15]; 另一方面, 尼泊尔政府认可中医药, 支持中医药在尼泊尔的发展^[23], 中尼两国长期保持友好合作关系, 医药交流愈加频繁。

(一) 中医诊疗技术不断推广

中国与尼泊尔的友好交往促进了中医诊疗技术的传播。在尼泊尔政府的鼓励和民众的支持下, 尼泊尔成立了许多中医相关协会, 让更多尼泊尔民众了解并使用中医药。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尼泊尔针灸穴位

按摩协会 (Nepal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and Acupressure Association, 简称 AMAAN)^[1]。AMAAN 为非营利性慈善组织, 经常为尼泊尔民众提供免费针灸治疗服务。例如, 该组织曾于 2016 年举办针灸健康营活动, 一周内共治疗约 750 名患者, 主要治疗膝关节疼痛、腰背疼痛和肘关节疼痛等疾病^[24]。

2016 年 11 月, 尼泊尔中华医院在首都加德满都举行“中医药‘一带一路’尼泊尔健康行”活动。贾青良院长发言指出, 中医药深受尼泊尔民众的喜爱, 举办此次活动旨在帮助当地居民解决医疗实际问题, 了解民众关于中医药的反馈建议, 宣传推广中医药文化, 从而更好地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25]。中华医院经常帮助生活困难的患者, 减免部分医药费, 在尼泊尔深受好评。得益于医院的良好口碑, 许多患者长途跋涉前来问诊, 尼泊尔民众对中医的信任日益增强^[22]。该医院与尼泊尔政府、非政府组织及企业等各方合作, 借助社会力量, 在当地培养更多的中医药人才, 提升尼泊尔的中医医疗能力, 为尼泊尔民众提供更多医疗帮助。同年, 泰安市中医医院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立项支持下, 中国—尼泊尔中医药中心在加德满都开始建设。2020 年,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在尼泊尔继续开展新一轮建设。该中心举办中医药特色技术培训班 50 余期, 累计培训技术人员 2 000 余人次, 举办大规模义诊活动 50 余次, 累计服务民众 3 000 余人次。针灸、推拿、拔罐、刮痧等中医适宜技术在当地得到广泛应用, 使尼泊尔群众得到优质的中医医疗服务, 受到尼泊尔广大民众的好评^[26]。2018 年, 尼泊尔国家药监局传统医药局局长普拉卡斯在参观中国药企时强调, 期盼中方将中医药方传授于尼泊尔, 让更多尼泊尔民众受益^[27]。2019 年 4 月, 尼泊尔卫生部副部长苏伦德拉·库马·亚达夫 (Surendra Kumar Yadav) 前往中国武汉市第一医院考察中医药的临床应用和疗效。他表示, 中医药在尼泊尔受到民众的推崇和喜爱, 但尼泊尔需要中国中医专家的支持和指导。亚达夫了解到, 针灸、拔罐、艾灸等中医诊疗技术配合西医疗法可以有效治疗常见的肠胃疾病。他希望中尼双方进一步加强医疗交流合作, 尼方愿意大力引进中医药技术和人才, 提升尼泊尔的中医药水准^[28]。

(二) 中医教育不断发展

2014 年, 尼泊尔卫生专业委员会正式批准针灸相关课程项目, 并由尼泊尔教育部技术教育和职业训练理事会负责监管尼泊尔的针灸教育。尼泊尔政府将中医相关课程正式纳入教育体系, 说明尼方在国家层面推广和传播中医药^[1]。2017 年 10 月, 武汉大学与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签订了校企共建“‘一带一路’健康研究院”合作协议, 并共同组织“中医药文化跨国合作策略研究”研讨会, 深入探讨中医药文化传播及合作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可提供的支持^[29]。同年 12 月, 两校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 建立校际合作平台, 将“中医药文化跨国传播的合作策略研究”作为重点项目进行推进。2017 年 12 月, 尼泊尔中国文化中心、中国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在加德满都联合举办以“和——中医的东方哲学智慧”为主题的交流活动, 该活动得到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文化处的大力支持, 共有百余名尼泊尔医者、医学工作人员及学者参加。该活动既有“‘和’之理论”“‘和’之治疗”“望闻问切”“阴阳”等中医理念的介绍, 又有“针灸”“拔罐”“推拿”等中医诊疗方法的现场示范和教学。本次活动促进了两国医学交流, 提高了两国的医疗水平, 为两国的健康事业做出积极贡献^[30]。2018 年, 加德满都大学校长拉姆·康卡·马卡祖·什瑞斯塔 (Ram Kantha Makaju Shrestha) 前往湖北中医药大学进行访问, 双方开展了“中医药文化跨国传播的合作策略研究: 以尼泊尔为例”项目。此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三峡大学等多所高校也与尼泊尔的高校、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合作培养留学生, 多家医院均承接尼泊尔留学生的临床实习教学工作^[31]。

(三) 中医政策与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2019 年 10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德满都同尼泊尔总理奥利会谈。两国共同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联合声明》, 同意加强传统医药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会后, 中尼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尼泊尔卫生与人口部关于传统医学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与尼泊尔将加强在中医药领域的合作，共享两国在传统医学方面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加强中医教育的临床实践和学术课程教学，加强中医相关科研工作，完善中医法律法规建设。双方支持建设中国—尼泊尔传统医学中心，建立合作机制，协调、推动和落实双边合作^[32]。2022 年 5 月，四川—尼泊尔中医药交流会成功举办，中尼双方签署《中尼联合设立远程医疗培训中心谅解备忘录》。尼中经贸协会主席阿努伯出席会议并表示此次会议对促进中国与尼泊尔中医药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尽快落实相关政策，加强中国与尼泊尔的交流互鉴，持续推动中国与尼泊尔传统医药的深度合作与交流^[33]。

四、启示与思考

中医药在尼泊尔能够得到较好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以下两方面原因。第一，中医学与尼泊尔传统医学在文化上存在共通之处，在技术上具有互补性。中尼双方具有相似的养生观，都认可预防疾病的重要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尼泊尔传统医学中的生命点理论能够帮助尼泊尔社会更好地理解中医学的腧穴理论，提高认同感^[34]。中医针灸具有实用性，能够弥补尼泊尔诊疗技术的不足，满足尼泊尔社会的医疗需求；第二，中尼两国交往长达千年，双边政治、经济关系稳定，为中医药传播和医学交流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中国长期以来对尼泊尔进行医疗援助，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一直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合作，有助于促进中医药的广泛传播。但是，尼泊尔境内还存在尼泊尔传统医学、西医、印度传统医学等多种医学，中医药面临较大的行业竞争压力和规范管理的问题，中医教育仍然需要普及和推广，中医诊疗机构和中医科室数量仍然较少、规模也较小。“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在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和发展模式等方面与尼泊尔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因此，中医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也面临着与尼泊尔相似的情况和困境。欲使中医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得到更广泛的传播，需要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中医药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是中医药海外发展的前提与基础

中医药海外传播的持续平稳发展，不仅需要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医药的安全和疗效问题上达成共识，也需要中医药展示出相较于其他医学的优越性。

在安全性方面，中医通过药物炮制、配伍使用等手段，可以减少或消除药物的毒副作用，甚至提升药效。因此，中药材比西药更加安全。另外，中医可以通过“内病外治”的非解剖方法达到预期疗效，对身体创伤较小。中医药走向世界，针灸是先导^[35]。例如，我国针灸腧穴理论与尼泊尔医学的生命点理论相似，能有效减少尼泊尔民众对针灸治疗的畏惧和抵触情绪。在有效性方面，中医药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在疾病预防、保障人民生命健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有效性不言而喻。近几年，中医药用于国内外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医疗帮助和治疗方案，不仅能降低危重症的发生率，还能减轻新冠肺炎后遗症带来的危害，疗效有目共睹。

（二）法律的制定与落实是中医药海外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医立法不仅需要安全有效的临床证据，也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和民众的接纳和认同。因此，我国应当加大在尼泊尔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宣传力度并努力赢得积极反响，加快中医药进入国家医疗体系和医疗保险体系的进度^[36]，促进中医在各国的合法化。由此及彼，中医药海外发展应该充分展现我国中医药的权威地位，引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制定和完善中医药相关法律法规。我国政府需要在提升中医药文化认同、减少中医药贸易壁垒、加强中医药行业准入等方面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在中医药诊疗技术、中医药科研教育、中药材出口等方面展现独一无二的优势和能力，加快中医药

国际立法进程，促进中医药的规范有序发展。

（三）中医医疗机构和科室的建立与完善是中医药海外发展的主要载体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医药海外发展环境不断优化，越来越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始建立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科室，为中医药国际传播提供载体，帮助更多患者缓解病痛，还可以为国外中医药爱好者提供临床实习的学习机会，有助于培养当地中医药人才，为中医药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提供人才储备。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医服务仍以针灸、理疗、推拿为主，中草药的应用较少。因此，我国应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医药行业的合作，在增加中医医疗机构数量的同时，借助各国得天独厚的地理种植环境和独特的药物品种等优势，积极开展中药材的种植和利用，为中药店的普及提供物质基础，推动中医医疗机构扩展业务。

（四）中医药教育和科研工作的发展是中医药海外发展的重要依托

教育和科研工作的发展与进步是中医药海外发展的重要依托。以尼泊尔为例，虽然尼泊尔部分高校和医疗服务中心开设了中医相关课程，但是课程设置不尽完善，教育覆盖面不广，中医教育水平总体依旧偏低。因此，中医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应该重视此类问题，加快推进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中医药方面的合作交流，开展多样化的中医药科研合作项目。中医药海外发展还应当重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中外医药交流需要大量精通外语，对我国的中医学和藏医学以及各国传统医学较为了解，同时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清晰认识的复合型人才。

（五）民间医药对外交流和贸易是中医药海外发展的重要支撑

我国政府应当鼓励民间中医药企业进行海外贸易，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磋商，积极制定市场准入和行业规定，为中医药在海外的发 展铺平道路。民间资本应该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立足扎根，并且深入基层社会，推动中医药的海外普及工作。民间中医药企业应该增加海外投资，拓宽海外贸易渠道，精准捕捉沿线国家民众的医疗需求，根据区域特点合理调整中医药产品的适用范围。开设中药店进行中药材和中药品贸易、建立中医医院和诊所、开办中医诊疗培训班等，不断提高中医药在当地社会的积极影响。另外，运用中医药在疫情防控 and 防治新冠病毒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国内中医药企业应该加快研发相关中成药，以利于推广。同时，还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未病”的优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保健品和膳食产品，增加市场受众，促进中医药进一步传播。

中医药在尼泊尔的传播经历了早期中药材往来、针灸技术交流、藏医药推广等方面的发展，中尼建交后针灸教育的开启、中医政策与法规的初步制定、中医诊疗机构与科室的建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医诊疗方式与医疗体系不断健全，中医教育逐渐开展，相关政策法规日益完善。中医药在尼泊尔的发展从无到有，规模不断壮大。中医药在尼泊尔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契机和历史机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尼双方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中尼双方必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 [1] Dahal S, 胡玮璇, 王子旭, 等. 略谈针灸在尼泊尔的发展 [J]. 天津中医药, 2014, 31(6): 376-378.
- [2] 王溥. 唐会要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789.

- [3] 王云五. 异物志 北户录 附校勘记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33.
- [4] 毛对山. 对山医话 [M]. 张宇鹏, 杨威, 校注.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2:57-58.
- [5] 刘昉. 百衲本旧唐书 (全二册) [M]. 影印本.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4:1475.
- [6] 宋濂. 元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4546.
- [7] 张羽新. 清朝治藏典章研究 [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131.
- [8] 王清华. 中国藏医药文化传播研究 [D]. 咸阳: 西藏民族大学, 2020:25.
- [9] 赵维臣. 中国土特名产辞典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234-235.
- [10] 穆阿妮. 新中国废除尼泊尔在西藏地方特权问题初探 [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6,23(4):99-108,127-128.
- [11] 周振. 20 世纪 50—60 年代新中国对尼泊尔援助问题探究 [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7,24(5):99-108,127.
- [12] China Daily. TCM spreads its wings across the globe[EB/OL]. (2021-07-05)[2022-04-22].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107/05/WS60e247f3a310efa1bd65f9e7_1.html.
- [13]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王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EB/OL]. (2011-02-18)[2022-04-22].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65/n812156/n812504/c1187533/content.html>.
- [14]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世界中联代表团考察尼泊尔中医药发展状况 [EB/OL]. (2017-11-08)[2022-04-26]. <http://www.wfcms.org/show/21/2368.html>.
- [15] 《中医药国际参考》编辑部. 尼泊尔七成国民青睐中医 [J]. 中医药国际参考, 2007(6):16-18.
- [16] 中医世家. 尼泊尔传统医药发展现状、前景 [EB/OL]. (2005-01-13)[2022-05-16]. <https://www.zysj.com.cn/zaji/25714.html>.
- [17] 张希颖, 胡睿, 张丽扬. 中国与尼泊尔医疗旅游产业合作前景分析 [J]. 辽宁经济, 2019(7):15-17.
- [18] 王宏伟. 列国志 (新版) · 尼泊尔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2015:407.
- [19]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第 14 批援尼泊尔医疗队出征 [EB/OL]. (2022-06-14)[2023-02-15]. <http://wsjkw.hebei.gov.cn/sjdt/389105.jhtml>.
- [20]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喜报! 我省援外医疗队获国家通报表扬 [EB/OL]. (2023-02-15)[2023-02-15]. https://mp.weixin.qq.com/s/4gYsV6R5Vq7AJgHt63_uLg.
- [21] Facebook. Kathmandu Acupuncture and Acupressure Service Centre[EB/OL]. (2020-03-08)[2022-05-16]. https://www.facebook.com/kathmanduacupuncturepolyclinic/?ref=page_internal.
- [22] 《中医药国际参考》编辑部. 中医在尼泊尔受欢迎 [J]. 中医药国际参考, 2014(5):15-16.
- [23] 北京中医药大学. 尼泊尔卫生部副部长回母校访问 [EB/OL]. (2010-09-30)[2022-04-22]. <https://www.bucm.edu.cn/xxxw/1288.htm>.
- [24] Facebook. Nepal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and Acupressure Association[EB/OL]. (2016-11-26)[2022-05-16]. <https://www.facebook.com/Nepal-Acupuncture-Moxibustion-and-Acupressure-Association-321522714539795/>.
- [25] 中国新闻网. 中医药“一带一路”尼泊尔健康行在加德满都举行 [EB/OL]. (2016-12-13)[2022-04-22].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16/12-13/8092874.shtml>.
- [26] 山东中医药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 中国 - 尼泊尔中医药中心简介 [EB/OL]. (2021-03-14)[2022-04-22]. <https://io.sdutcm.edu.cn/info/1245/1960.htm>.
- [27] 青岛新闻网. 尼泊尔考察团来青参观“一带一路”令中医药蜚声海外 [EB/OL]. (2018-10-12)[2022-04-22]. https://www.qingdaonews.com/content/2018-10/12/content_20224863.htm.
- [28] 中国日报中文网. 尼泊尔卫生部官员来汉“取经”中医药 感叹中国传统医药价廉高效 [EB/OL]. (2019-04-10)[2022-04-22]. <http://ex.chinadaily.com.cn/exchange/partners/82/rss/channel/cn/columns/80x78w/stories/WS5cad4165a310e7f8b157589a.html>.
- [29] 武汉大学国际交流部. “中医药文化跨国合作策略研究”研讨会在加德满都顺利召开 [EB/OL]. (2018-05-16)

- [2022-04-22]. <http://oir.whu.edu.cn/info/1009/1679.htm>.
- [30] 中国新闻网. 逾百名尼泊尔医生近距离了解中医哲学智慧 [EB/OL]. (2017-12-14)[2022-04-22].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17/12-14/8400689.shtml>.
- [31] 吴映雪, 王全, 黎浩. “一带一路”视域下湖北省在尼泊尔推广中医药的现况分析 [J].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 2020(6):515-519.
- [3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药纳入习近平主席访问尼泊尔成果清单 [EB/OL]. (2019-10-14)[2022-04-22]. <http://ghs.satcm.gov.cn/gongzuodongtai/2019-10-14/11487.html>.
- [33] 中国网. 四川 - 尼泊尔中医药交流会成功举办 [EB/OL]. (2022-08-10)[2022-10-31]. http://ydy1.china.com.cn/2022-08/10/content_78365341.htm.
- [34] Sushil Dahal, 胡玮璇, 王卫. 中国针灸腧穴与尼泊尔传统医学生命点的对比研究 [J]. 天津中医药, 2015(8):504-508.
- [35] 张心怡, 任海燕, 陈波, 等. 基于《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的我国针灸标准化工作现状、问题分析及展望 [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22(6):7-11.
- [36] 朱建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外传历史、途径与海外发展 [J]. 中医药文化, 2019, 14(3):7-15.

(本文编辑 常馨月)